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寄遞之報紙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彙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中央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六十七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署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欄告面議

晶報印刷所

承印中西書報各項大小雜件
如蒙賜顧　價廉物美
日夜招待　約期迅速
（地址望平街晶報館內）
（電話中央二四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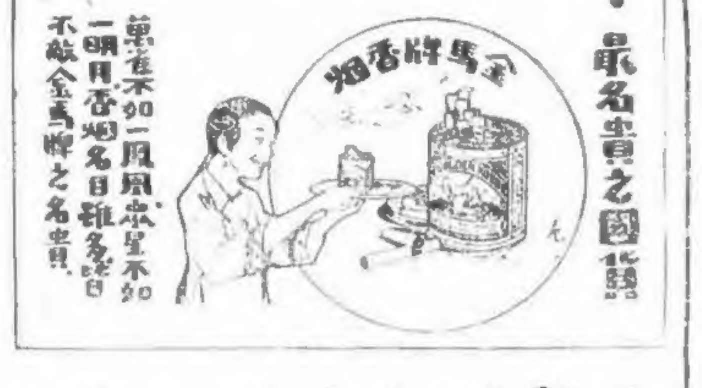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腎虧陽萎腦力單薄脾胃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此藥自發明以來廣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清理血分驅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上等社會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條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延澤醫院

民國路新橋街原上里口

德國真正老獅牌六零六大針　一週紀念送打
楊梅瘡毒　四肢[illegible]　除毒未清　注射[illegible]　均奏神效
每天十針爲限　每針只收六元

神效白濁丸

此丸專治五淋白濁尿管刺痛初起點滴遂至旺流若不早爲醫治後患難言或日久流濁不止變爲體虛白濁身瘦骨枯兒成虛癆直症本醫生有鑒於斯秘製立止白濁丸藥性和平妥當此丸服下利小便立刻止痛止濁限三天痊愈新根每中盒入洋七角大盒一元價[illegible]身體虛弱年久白濁不止本醫生秘製體虛白濁丸滋陰補腎丸每盒均一元此兩種丸藥滋陰降火補腎益身固精止濁如十年八年之老白濁[illegible]每盒[illegible]五元外埠郵購[illegible]寄妥蓮寄費加一如服過各藥房丸藥不能見効者請至本醫生處購服能見効　上海南江路三馬路口時芳照相館南隔壁

德法藥房公司製藥　程鳳生醫生秘製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潤筆每件減半收取潤例另增名刺廣告包封款式題簽一百字內每字一圓金屬扇冊及各種器物銘每件二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以上加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代收件定期不誤

泰西男女跳舞法教授

男女兼收　一月畢業
報名處　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五號
報名時間　日間十二時至一時半　夜間六時至十時
會費極廉　往敎面議

奇異古玩

茲有奇異古磁漢瓦各一件係自陝西戰壕中掘得實爲希世之珍好古君子如欲一飽眼福者請至天津路與蓬萊里五號與夏禹門君接洽可也

生肌白玉膏

一貼即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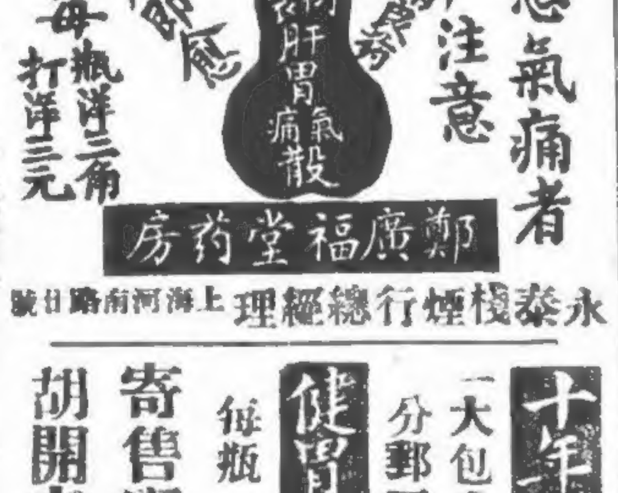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有良藥能功無外治消散[illegible]

發行所　正威大藥房

眼鏡 精益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棧煙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十年痼疾十日愈　健胃補脾神效水

一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資加一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　胡開文筆莊　屯鎮

西醫張世楷秘製

說明　功效

中國癧子頸膏藥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或男子患之者必致身血虧損[illegible]

此膏藥貼在患處無論癧子頸已穿未穿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illegible]

發行所　上海英界寶善街[illegible]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首一百八[illegible]

遊春

請備冠生園新食品

總發行所　冠生園　上海九畝地香港隆興街

神醫養真山人

外科獨一　不用刀針

介紹人　張子謙　陳子[illegible]　同啟

普救臟脹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定價　購法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　正威大藥房

欲君上海便安穩宜乎

大陸報社改良新法減價會

德醫高仁印

診所　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　一時至四時
電話　北一六七五

純正大補品　鰉鱀精麥膠

價目　購法

總發行所　上海　正威大藥房

兜安氏固牙香膏

每瓶洋三角半

牙齒潔白不但美觀且益衞生此膏質良香雅以免刷牙一切牙患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英雄陷壞詩

（丹翁）

小徐四海知名，果然是個英雄，不怕通緝，不怕暗殺，忽南忽北，如入無人之境，那裏還有怕的事呢，卻知道他最怕的，就是人家做的壞詩，安在他身上，他就怕起來了，我聽見齊東野人說過，明末流寇大鬧的時候，北京有一班教書匠勤王，他們右手拿着界尺，左手卻拿着筆管兒，對着流寇的陣上大吹特吹，李闖王坐在中軍帳裏，忽然頭腦子大痛起來，就是從諸位先生筆管子吹出來的一股酸氣，吹疼了的，後來闖王叫人說和，允他們的錢，他們不要，允他們的女人，他們也不要，只要闖王替他們每人荐一個小館，就退兵了，正是兵荒的時候，那來許多人家請老夫子，闖王也無法，不知道後來牛丞相，想了什麼妙計，才把這些先生退去，如今順天時報上越生投稿，所傳出小徐漢泉醉酒的詩句，據小徐自己說，「不知道這位越生，和他有甚仇怨，簡直比通緝暗殺，還要利害，」我愛小徐是個英雄，倒想出個妙計，他們做詩的人，都是窮人，窮人做詩投稿，大約也不過想賣兩個錢，何嘗不想替人家做好詩，叫人家快活，無奈做不出好的，也沒有法子，報上說小徐正送着二百萬日幣給孫文用呢，如果分一點給做壞詩的窮人，他們既可以得錢，又省得做詩，固然兩全其美，萬一小徐有千慮一失，大意放出一兩句屁來，這些窮詩人，還可以舉廣東頂凶的方法，替小徐把壞詩担任過去，就算他們代放的，這不是做英雄的沒有壞詩了嗎，怕他們做甚麼呢，

花車和王正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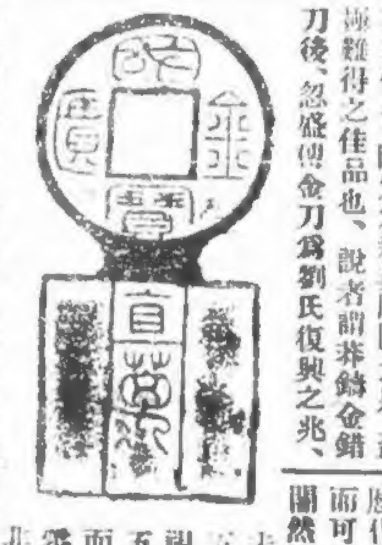
（清波）

王正廷，要算時下最開通，最不擺架子的一個人了，可是他自從拜了山東膠濟鐵路督辦的命令以後，前天到杭州來會晤盧督軍，他却坐的一輛花車，掛在滬杭火車後面，有人說花車也是到，客車也是到，車何必花，「所以花者，不過要表示一種「貴族態度，」和「尊嚴資格，」我們中國現在不是共和了嗎，共和國家，本沒有什麼貴族，不貴族，大家一律平等，沒有什麼尊嚴不尊嚴，這花車的制度，大可完全廢除，爲什麼一個素有平民臭味的王正廷，車子也要花一花呢，如今舉國若狂的，不是鬧什麼膠濟鐵路嗎，將來的膠濟鐵路，一定是歸民辦的了，民辦鐵路，要有民辦的精神，我勸王正廷可以實行廢花車，倒可以顯出一點平民的色彩，不要先存一個我是「督辦」，我的車子非花不可的態度，那就未免叫出了錢，喫了路，坐不着花車的平民不愉快了，

□記新莽第一寶泉

（大雄）

新莽國寶金匱直萬泉，辛酉九月，於西安省城西北隅楊家城出土，城即未央宮之故址也，此泉銅質，上圜下方，古有天圓地方之說，殆即所以象天地歟，面背無不精絕，滿身紅黃白斑，制作一如其他莽泉，厚倍金錯刀，重則兩倍之，背較面稍大，而好之面背，則反是，出土之後，未經磨毀，鋒棱嶄然如新，嗅之，有土香，見者目爲奇古，昔清代劉燕庭氏，嘗得一上半殘者，見國寶兩字，知爲正用品，李氏以未窺全體，不知其屬何時代，故載於古泉匯無考奇品中，今則由其製作，可斷定爲新莽所製匱之泉，蓋海內難得之佳品也，說者謂莽鑄金錯刀後，忽盛傳金刀爲劉氏復興之兆，



莽大悔恨，亟命毀之，毀未及盡，故至今尙有流傳，此泉殆新莽晚年，製以收回金錯刀者，以一直萬泉，收二金錯刀，以形式與重量衡之，約略近是，丹翁之友閻氏，得此泉於西安，今春持以至滬，丹翁爲介於寒雲，寒雲遍未果取，丹翁恐落於市儈之手，亟取而自行之，家君素嗜古泉，見寒雲之不取，而又恐丹翁之或棄也，乃謀索諸丹翁，丹翁慷慨，舉以爲家君壽，家君亦以千金爲丹翁報焉，夷考歷代之泉，以新莽所製作者，爲最精而可貴，此泉既出，六泉十布，皆將闇然無光，雖目爲古泉界之新紀元，未爲過也，程某藏有孫吳之大泉五千，世已推爲海內寶泉，以此視彼，此漢而彼三國，此萬而彼五千，此六字而彼四字，此精絕而彼則否，其價値之相距，豈啻霄壤，予之推爲寶泉第一，蓋絕非阿私所好，如所謂家藏敝帚者之類也，

□附鄭秋枚君復丹翁書　昨承惠翠墨，至謝，國寶金匱一泉，爲莽鑄無疑，其文字亦用懸針書也，銅鉄非弟之物，已未見過，而復，丹斧先生，弟秋枚拜，

國體風化

（老飛）

林屋謂評劇有關國體，小隱謂評劇有關風化，這兩位老先生至誠如此，將來高坐兩廡，冷喫特豚，當然有分，但據不佞看來，兩先生之所主張，雖各有些是，然而這四個字定歸要聯爲一氣，不可折分，果然合併起來，其中妙緒環生，恰是個生理學的絕精絕妙的學說，原來國人有了這個身體，以之接觸國色之體，到那感情濃洽時，必定歘然致風，風到不可說的時候，自然國體與國體相交而化，於是又化生出無窮的國體來，如此則國愈大矣，然而非風不化，化何體，非體何風，無體何國，既有體矣，焉得不風，夫旣風矣，那能不化，化而多之，乃成其國，此天之經，地之義也，兩先生知之熟矣，故南唱之而北答之，是忠言讜論，非俏言戲論，此不佞之所以讚也，兩先生各有一個國體，兩先生各有風化之樂，雙方主義，便是一義，或曰謂國之體爲風所化，此乃王荆公之說經也，亦無不可，哈哈，

北游小記

□三□（小隱自北京寄）

譚富英，爲英秀之孫，久耳其名，未觀其技，頗思一覘優劣，適値告假未唱，不無悵悵，孫盛輔演砂𥐻痣，年齡甚幼，却尙平穩，四蕩湖船，飾船娘者，均在十齡左右，飾李君甫者，僅七八齡，雖甚活潑，然頗要猴矣，諺云，天不怕地不怕，單怕蘇州人打官話，居滬日久，聞鄉人之學吳語，亦正可怕也，遂未待終曲便去矣，

程艷秋，近在鮮魚口，天樂園舊址之華樂演唱，售價五十六枚，以較小梅在吉祥，與楊小樓共售八十枚者，其聲價已不相上下，且華樂座客常滿，其盛況則又非吉祥所能及，曾觀艷秋，與高慶奎合演汾河灣，艷秋艷似芙蓉，目如秋水，最可取者，則在雙眉，舉凡喜怒哀樂，皆於此眉間表現，海上雜誌，有所謂眉語者，可以移贈艷秋矣，在滬時，北去友人，多謂艷秋身材太高，頗似爲娀，實則碩人頎頎，亦美人之一種風韻也，演青衣者「無須上蹺，正不足爲病，艷秋喉音稍嫌近剛，然行腔使調，尙極自如，念白片段極清，字音亦佳，尤妙者，則在神情作工，上場是苦狀，盼子是急狀，聞仁貴有書信回來，是喜狀，聽說實與他人，是驚狀，老生唱家住絳州龍門縣一段，艷秋雖坐窰內，句句皆有表情，細膩熨貼，以較靦顏爲師之梅蘭芳，（程曾師事小梅）一味以媚取勝者，誠覺高明多矣，彼稱雄海上之白牡丹，似又相形見絀也，名下無虛，若艷秋可以當之矣，

都門客思錄

（十七）（馬二先生）

久於北京者，莫不知北京爲一座極大之洪鑪，無論何種人物，一入其中，必爲此洪鑪所鎔化，此喻甚確，余請更詳其說曰，北京者，舊官僚色彩之染缸也，入於其中者，必染成極濃厚極鮮明之舊官僚色彩，官僚無論矣，若銀行家，若新聞家，若學生，其曾遊於北京者，亦必染有此種色彩，最易表見者，頭頂上紅色之小帽結，一也，對襟之玄色馬褂，二也，紙鍼大，署頭銜之卡名，三也，與人接晤，必弱身拱手，四也，吸烟必用人點火，五也，喊僕必只用一來字，六也，接電話必先命僕人代聽，七也，客室中必懸當局大人物之手蹟，或其照像，八也，凡此，皆最普通最易染之官僚色彩也，

余初至京，遇一同業，遽以恭喜在那一個衙門爲問，余大錯愕，以爲彼固知余爲新聞記者也，奚爲而有衙門，後乃知北京及駐京之各位記者，固無一而不有可上之衙門也，又常遇一學生，談次，滿口某老某老，如何如何，又儼然一奔走各衙門間小官僚之情狀也，余睹此，甚爲嘆息，久之，乃知北京之新聞記者及學生，固多如此，有不如此者，人且以其爲無才能無出息，而相率輕藐之，余於此乃無以評之，曰爲北京社會之官僚化而已，

□敷六山房日記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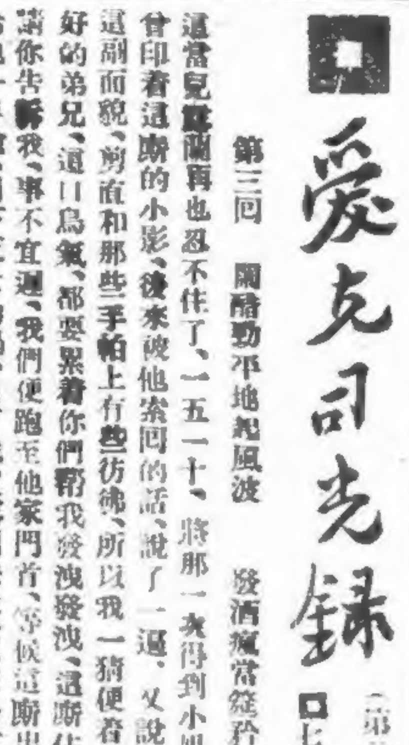
金二寶佩青素馨等，皆屬中人之資，而嫣妓可以造就者，則當推吟雅，秀媚天然，不假雕飾，而又慧黠絕倫，能揣測遊客心理，眉語而目聽之，亦近日蘇妓中不可多得之人才也，

至於藝事，則京調之佳，當以周小紅爲第一，措而有秋氣，無嫵媚和婉之容，又佻巧冶蕩，喜與優人爲伍，蘇人乃羣詬其非，營業大罷，近復改名謝第，記者之不見周小紅者，且一年矣，周小紅而外，青香能唱京調，而兼工青衣崑腔小曲，大約統金媛媛亦然，青衫之最佳者，首推吟雅之房侍老四，老四前居白下，曾操神女生涯，名牡丹花，近則退爲房侍，秋娘姿態，略勝鴇年，道姊丰容，猶工泥夜，殘鬟撞鏡之際，殊令人有迴腸盪氣之思也，

各有千秋

□德賢　朱壽田氏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

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 有限公司 經理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七一□　（瘦鵑）

第三回　鬧酒勁平地起風波　發酒瘋當筵拚月旦

還當兒露蘭再也忍不住了，一五一十，將那一夜得到小姐的手帕，上面曾印着這廝的小影，後來被他索回的話，說了一遍，又說子翁提起他的這副面貌，簡直和那些手帕上有些彷彿，所以我一猜便着，大家既是至好的弟兄，這口鳥氣，那要累着你們替我發洩發洩，這廝住在甚麼地方，請你告訴我，事不宜遲，我們便跑至他家門首，等候這廝出來，夾腦袋子給他一手槍，闖下天大的禍，自有我賀露蘭去承當，會公堂上決不拖累，•••說着，站起身來，就得進城，朱成謙也自十分高興，喊着說道，贊成，贊成，小弟也願隨鞭鐙，又低向露蘭笑問道，今夜可有晚飯吃沒有，露蘭嚷道，國家不使餓兵，朱先生如若助我一臂，這晚飯包在兄弟身上，•••於是露蘭從腰裏掏出一張鈔票，將這東道做了，大家便一窩風直向城裏跑來，要和那瑪麗，拚個你死我活，•••諸君要知道，大凡在青紅幫裏的朋友，第一要講究個義氣，一經遇着患難，從不肯置身事外，像露蘭幹的這件勾當，他只要在他們幫裏號召一聲，立刻可以集合成一彪軍隊，不過露蘭此番舉動，抱定一種暗殺主義，越是秘密越好，與明火執仗，去打家刼舍不同，所以只聯絡了那個俞子琴，因爲他認得瑪麗的居址，彷彿借重他做個嚮導一般，論子琴的爲人，素來本不大安分，又迫於露蘭的情面，當然不好推却，至於朱成謙却又不然了，他的目的全在酒食，好在事不關己，成則他也不居功，敗則他也不任咎，俗語道得好，沒用的甩龍尾子，朱成謙可算實做了甩龍燈尾子的甩貨了，他也不想想，甩龍燈尾子，甩得不好，却沒有甚麼患，他們今天晚上鬧的，這頭意兒，很有人命的干涉，你朱成謙老實做你那醫生，安分守已的罷了，也是他活該晦氣，偏生要跟他們去出一出風頭，你瞧他聽見有晚飯給他吃，登時像個抱頭獅子一路館滾上前去，三個人前後走着，剛轉入一條僻靜街道，俞子琴挨着露蘭肩膀，順手將他衣角扯了扯，露蘭問他作甚麼，子琴笑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要問你，身上可帶着傢伙沒有，露蘭冷笑道，這還待你說甚，••••

□下下小史

（二）（翩翩）

老孫每屆星期六，照例駕着馬車，在校門口接他，先兜幾個圈子，然後去吃大菜看戲，有時星期三，也叫他請了假出來，一同游玩，這樣弄慣了，怎禁得起三星期不見面呢，所以老孫就叫他輟學，

他在校中，嬉皮笑臉，和一班同學廝鬧，大家因爲他天眞爛漫，所以也與他相愛，弄得爭風吃醋，竟與男子一般，這在校裏，叫做拖朋友，

這時老孫，在洋行裏充當寫字，覺得乏味得很，並且太不自由，不能常與未婚妻一同遊玩，所以就辭職出來，恰巧某綢衣機器公司招請買辦，老孫向他母舅，再三商懇，借了一萬兩銀子墊本，去充當起買辦來了，他母舅對他母親說道，銀子呢，我瞧你姊姊面上，總借給他便了，但是他常與阿

一起鬼混，不像做生意的，我料他一定要失敗，你是他母親，應該拘束他些才是，

老孫做了買辦，很自由，並且手頭寬裕，下下也不讀書了，兩人終日遊玩，戲館遊戲場不必說，就是那些不高明的地方，他也總帶着未婚妻，同去遊玩，有位朋友，倒很忠實，對老孫道，你以後少帶他到這些地方去玩罷，他年紀很輕，恐怕耳濡目染，慣了，終不免要同流合污，那便怎好，老孫不聽，却很信任他未婚妻，與他愛情濃厚，決不會出甚麼岔子，

後來因爲隣居們，很有人說他們閒話，也就補行了一個婚禮，做起正確的夫婦來了，他們結婚之後，依然終日遊蕩，有時老孫忙着做生意，沒有工夫陪他，他也獨自出外遊玩，那個朋友，又對老孫道，你少放他一個人到這些地方去罷，你的名譽，難道不希罕麼，老孫道，不打緊的，現在吊他膀子的人，雖然很多，但是他總告訴我，誰向他做眉眼，誰約他去吃大菜看影戲，他從來沒瞞過我，他自己很有把握，決不打緊的，那位朋友，聽了老孫的話，嘆息而去，

□猴害

（二）（夢蝶）

梵郎多山，爲羣猿窟穴之地，民婦遇之，往往有失蹤者，蓋即爲猿所擄也，一日，有農民二喜者，挈其婦自內家歸，行近猿穴，日已晡矣，忽爲羣猿所擄，喜不能堪，暈絕而仆，比醒，婦竟失其所在，猿亦莫知所之，喜乃痛甚，歸而結隊數十，攜械入山，尋猿穴，歷十餘日，始發見一深谷，小猿三五守谷外，似有所偵者，見人至，則驚走，避入谷中，衆與俱進，林箐幽密，陰森怖人，久之，始得羣猿所在，衆遂發銃，繼以譁呼，羣猿皆驚竄遁去，猿所竄宅之地，結茅爲屋，絕異人工，中寘土榻數張，頗光潔，婦女數輩，裸臥其上，呻吟之聲不絕，衆入，環問所苦，則皆荼靡，不知所云，已乃曰，吾曹被擄至此，日爲羣猿所狎玩，幾無一息之寧晷，饑不獲食，祇間得一二果實，與羣猿分啖之耳，欲出，則爲羣猿所監視，又故匿吾曹衣履，遍覓弗得，今則智盡能索，計惟束手以待死，不復作生還之想矣，衆聞而惻然，婉言撫循者再，卒分負之以行，壯者持械爲衛，猿距崖上窺之，意似甚恚，然卒未敢近也，旣抵村落，詳詢其家所在，具以歸之，而二喜終未獲其婦，意殊不懌，彼擄者之家，有德二喜者，無以爲報，卒以一女妻之，亦自猿穴中採出者也，據此女言，老猿長大，差與人等，且能曲知人意，每縱慾一度，必歷二三小時之久，長爪拏攫，輒傷人膚，血縷縷出不已，猿性極妒，往往以爭狎一婦故，互相搏擊，無所於讓，視人類之爭風吃醋，殆有甚焉，又嘗猿多嗜酒，每盜酒至，皆極甘美，羣猿聚而飲，既醉，則其擾人益甚，不暢其欲不已，人雖厭苦，無如何也，猿性之淫，此又其一證已，

何是何非

（小隱自北京寄）

自予譽馬連良，引起林屋之反對，連日報紙，皆載有林屋鐵馬文字，且所恃理由，非謂其以前日博銅子數十枚，卽謂其以前未嘗爲名角，一藝成名，苟非生而知之，莫不由最低踏級，循序漸進，以至其極，豈在日博銅子，今日便不許賺大洋錢耶，以前未成名，現時便不應博盛譽耶，明達如林屋，當不至若是之陋，其爲挾有成見，蓋可知矣，乃讀劇談錄一篇，斥斥以連良未備行頭，深致鄙薄，連良行頭無多，誠屬不虛，但尙不至綑紕之外，卽無一物，至於不取諸大箱，而必假諸他人，或非連良本意，以予所知，慶頂珠之裏腿酒鞋，爲某君代向裘君借來，珠簾寨之軟帚，係張國斌代爲主張，試問北京名角，初至滬上，果何人而非現製行頭，若必以行頭戲份論，恐以前新世界之金碧萍與今日天蟾舞台之金碧豔，亦前後判若兩人也，連良此次在亦舞台，月俸八百元，而謂諸客用盡不足，且已負債，豈凡親連良之劇者，皆付享其酒食乎，不然何所費之鉅耶，少卿，少少，皆林屋所許爲精於談劇者，予亦素所服膺，今置少卿之褒連良於不論，而獨許少少之貶連良，少卿之褒是，則少少之貶非也，少少之褒是，則少卿之褒非也，今林屋旣許少少之褒，然則於少卿，其猶不滿乎，吾願林屋就戲論戲，果無成見，則褒貶皆予所心折者也，

答亞男書

（林屋）

劉亞男，天津人，近二年間，給事公府，與余相念，昨有書致余，余答函云，闊別數年，足下向無恙耶，辱書懇懇，以寄子馬連良爲託，敬聞命矣，足下方以滬上有林屋者，非議連良爲憾，不知林屋卽僕是也，僕早知連良爲足下寄子，其來滬也，不爲延譽，反有非毀，對良友豈不愧疚，惟僕之毀也，或卽成之，人之譽也，適以敗之，古人言君子愛人以德，此正吾所以報良友也，夫虛聲不可以純盜，非分不可以妄干，足下固知之矣，今連良才不出乎下中，名乃過乎中上，公是公非，果能久泯也耶，古人名實相副，尙以得名太暴爲不祥，况無其實而詭其名，有不覆敗者乎，且器小者易盈，稱譽過量，適長驕惰，足下當勉令子以兢儆，不當憾外人之責言也，況下名角產少，可以厠身，劇賽甚豐，足以餬口，公論自在，足下勿更爲諱託也，

□一年有半，稿到已遲，暫停一期，

編輯絕略

（大雄）□八□

□霜月一啓之後，予與爲魯仲連，調處其間，丹翁主守，惟拒嬰主攻，必反之，尤在丹翁之祈弗與蠶，其寒雲以禍因在易瓶一約，意良憤，主攻，彼此相持不下者數日，逮下期之報付梓，壁方門志念決，戰雲又交集矣，予欲盡闢置之，以圖休戰，商諸寒雲，寒雲日我而怒，問諸丹翁，丹翁顧我而嘻，無已，付印，若記若傳，遂又雜見於翌日之報端，

□戰事旣日益亟，秘苑之約，乃如歐戰中之海牙條約，已成爲一片廢紙，不復有效力矣，丹翁執諸質物，寒雲以瓶爲己有，彼此堅壁不戰，似亦無傷，惟予以秘苑中輟，若無以對讀者，殊不能作壁上觀目，急驅事見寒雲，叩以秘苑之究竟，及所以韓園之法，寒雲顧繼製稿，惟以必得玉盞爲言，且不願受期限之束縛，若丹翁，則亦願得與瓶之直以息事焉，予乃籌諸某商，貸金以償飼瓶之直，並毀前約，贖諸質物於丹翁之手，諸物中，玉盞歸寒雲，餘則質諸貸款之商，俟有力時，再謀贖取，秘苑攖登，而戰事乃漸息，曰漸者，以其後猶有餘波也，寒雲丹翁之交，久猶未復，直至數月之後，丹翁以澳趙飛燕玉環，與寒雲易古物，始克言歸於好，而予心乃爲之大慰，

□吾修戰史，以友關戰場於此報者爲限，若夫此報之與他報戰者，雖其戰域至廣，弗錄也，第三年中，猶有數役，讀者殆尙未忘，茲略舉之，如寄塵六句譜詩之小戰，如兒女英雄傳及慶頂珠紗帽題之大戰，一旣詠譜百出，一亦殺氣橫生，苟徧記其顚末於篇，亦滋足以聳人觀聽，措彼時戰局散漫，初未集於一地，爲戰時訪員者，僅能記載一方戰事，其在他方者，恆苦不能詳盡，故終無以饜讀者之望耳，

□晶報圖書館誌謝□

□星期（第四期）　大東書局

□遊戲世界（第十期）　大東書局

□禮拜六（第一百五十四期）　中華圖書館